論學小記

論學小記上　程瑤田著　

論學小記下

先生語人曰。人生有三大分。既生之後。未死之前。一

分也未生之前一分也既死之後一分也其一分實而有者也其二分虛而無者也聖聖相傳之學在實有之一分有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五達道以知仁勇三達德行之故學之始在於格物實有其物而格之也學至於誠精微極矣而必不能舍物而言之故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誠之爲言實也實有其物之謂誠也故曰聖聖相傳之學在實有之一分也至於虛無之二分聖人非不知之也既虛無矣烏從而致力於其間哉於是二氏起而致力之而各立一門戶今之闢之者惡其與吾儒相背而馳也而

不知吾儒人也二氏亦人也人生有此三大分不得
謂二氏無此三大分也彼惟舍去實有之一分而專
務於虛無之二分所以大異於吾儒之學也吾儒之
學仁爲己任死而後已既死不得不已未生非所敢
知據其實有不事虛無吾所論學論此學也子曰未
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比物此志也然則
奉先思孝祭祀格神非事鬼神乎曰烏在其非事鬼
神也事鬼神乃吾既生之後未死之前一實有之大
事實有其事而吾慄慄乎其行之也人能知此之非
虛無異於生前死後之虛無也則思過半矣撤從先

生遊閩其緒論於論學小記刻成謹疏記之於錄目

之後及門洪皶

志學篇

學也者學爲人子學爲人臣學爲人弟學爲人友之道也人之生也必有以立乎世也其立乎世也必有以接乎其人也人也者父子兄弟夫婦苟在家毋相離也朋友則出而日相見者也至於能仕則事之者吾君也苟非學焉何以能不失歡於父母何以能翕昆弟而刑于厥妻也何以能使宗族無閒然而鄉黨有所矜式也立乎朝廷何以能致其身行乎宗廟何以能相厥事臨乎衆庶何以能澤及於所治也其在於身出諸口者言也言之難乎其無擇也舊矣施諸事者行也行之難乎其

能敏也久矣飲食養吾身者也衣服飾吾身者也席有向衽有趾安吾身者也養吾身者有節焉學之而後無以飢渴爲心害飾吾身者有法焉學之而後無以不衷致身灾安吾身者一動一靜皆非可以苟焉已也學之而後威儀能定命而容止戒必恭也凡若此者所接非一人也所習非一事也君子之教人也小成之必七年大成之必九年嗚呼吾見成之者恒少而不成者恒多也則不尚志者之過也識志學矣習而安之久而弗倦不遷於見異焉吾知其必能有成也是故可以出處可以默語可以同羣與可以事君父可以從令而道古

博文篇

天下之達道五而人之行百其切於吾身而不可以須臾離者乎其切於吾心而不可以一端弗學矣乎於何學之曰於文聖人賢人先我而盡道者也夫固我之師也然而已往矣其所存者文而已矣文存則道存道存則教存吾學其文而有獲不啻親炙焉而詔我以語之呼我以喻之也不啻相依焉而攜我以舉之掖我以履之也舜之大孝也武王周公之達孝也其德同其所德者不同也堯之文章也夫子之文章也其美富同其所美富者不同也徵之於文而後舜與武王周公之所德

者若或聞而知之矣徵之於文而後堯與夫子之所美富者亦若見而知之矣是故學文不可緩也孔子之自任也曰文其在玆乎其教有四文與居首焉其所雅言者詩也書也禮也文焉而已矣其所以謂伯魚者爲周南也爲召南也文焉而已矣顏子去聖一間耳孔子化之以時雨焉其無以異於成德達財答問之教乎抑有以異乎而顏子之稱善誘則曰博我者以文而已矣春秋時韓宣子聘於魯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歎曰周禮盡在魯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也恭徵德於其文也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而祈招之詩

不知焉是以不能思王度而式昭德音也則猶文不博之過也實沈之神主參也駘臺之神封諸晉之川也子產盡閼之矣氣之宜節宣也美之不可以先盡也子產盡閼之矣嗚呼苟非其博物也安能使於四方而榮君之命若是哉

愼獨篇

獨者對人之稱獨之爲言人不見也人誰肯自欺以爲吾獨耳其誰見之彼王密之謁楊震曰暮夜無知者益亦以爲此獨耳是其欺也初亦謂欺人耳庸詎知十目十手之所指視者固章章若是哉人誰與欺祇以自欺故誠意之功在毋自欺而毋自欺之事曰愼獨意非私意之謂乃眞好眞惡之情發於性者此眞好眞惡之情人皆有之孟子所謂乃若其情可以爲善者也當其未格物致知之先我固有之及其物格而知至也則此眞好眞惡之情吾已知其當好當惡之實矣知其當好而

不能好之如好好色知其當惡而不能惡之如惡惡臭是之謂不誠其意不誠其意夫然後其意皆爲私意矣惟其初非私意是以必誠其意若私意也安所用其誠哉知其當誠而不誠故曰自欺自欺之根以爲吾獨耳人之所不見也夫誰肯於稠人廣衆之中恣焉爲不善而不顧人之非笑也則亦誰與之於稠人廣衆之中恣焉爲不善而不噬罵而斥止之也故曰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閒居者獨也人之所不見也揜著者離乎獨猶冀人之或不見也然而已無益矣此之不可不愼獨也是故獨非

專在內也乃內外相交之際也慎則專在內也慎之然後能盡其當好當惡之實以全其眞好眞惡之情此治意之學也此之謂誠其意也

鄭氏中庸注云慎獨者慎其閒居之所爲小人於隱者動作言語自以爲不見睹不見聞則必肆盡其情也若有佔聽之者是爲顯見甚於衆人之中爲之困學紀聞載文子曰聖人不慚於影君子慎其獨也劉子曰獨立不慚影獨寢不媿衾王伯厚原注高彥先謹獨銘曰其出戶如見賓其入虛如有人其行無愧於影其寢無愧於衾四句竝見劉子乾隆甲寅三月

瑤田教授靈山。檢上二條。昔人之說愼獨者。皆就事爲上治意。因補錄於此。以俟知言者商之。

立禮篇

君子之所以志於學以求立乎斯世而成其爲人者曷藉乎藉於禮而已矣文曷爲而欲博乎學禮也獨曷爲而貴愼乎由禮也禮之於人大矣以求之其子者而事父以求之其臣者而事君以求之其弟者而事兄以求之其友者而先施禮也然而道或不明於天下何也賢者之過過乎禮也不肖者之不及不及乎禮也彼非不切切焉以冀斯道之明也而已有所不明焉而好異喜新以蔽於斯道者無論已視不以邪色接乎目聽不以淫聲受於耳言不以游辭出諸口動不以畸行加諸身

禮也然而道或不行於天下何也智者之過過乎禮也愚者之不及不及乎禮也彼非不孜孜焉以求斯道之行也而已有所不行焉而踰闕決防以畔於斯道者無論已是故聖人之志於學者志於學禮而已矣志於學禮以求其能立而已矣是故聖人自以爲三十而立也故曰立於禮也如其不能聖人也吾卽學禮猶或不免惩於儀而敗於度也而乃禮之不學焉則欲求不蔽於斯道不能也欲求弗畔於斯道不能也故曰不學禮無以立也夫聖人之學天行也自強不息以至於不踰矩焉則動容周旋中禮也所謂從容中道者也學者求至

於是則難矣然而作止語默之必不中乎禮則必不能成其爲人也必不能有以立於斯世也學者卽不敢自謂遽求至於聖人然亦不可不以君子自勉也君子者能有以立乎斯世而成其爲人者也

進德篇

仁者人之德也恕者行仁之方也堯舜之仁終身恕焉而已矣孔子之仁終身恕焉而已矣勉然之恕學者之行仁也自然之恕聖人之行仁也能恕則仁矣不以勉然者爲恕自然者爲仁生分別也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此恕之說也自以爲及將止而不進焉故夫子以非爾所及警之子使漆雕開仕開以未能信辭益不自以爲及矣不自以爲及故說自以爲及必非夫子之所說也此聖人之教也非惟教人然也雖自治亦然其言曰君子之道四我未能一焉所

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此言行恕以終其身而常如弗及焉故曰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又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其辭聖仁則曰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及言學而不厭誨人不倦則又并不厭不倦而辭之此聖人進德之事也非惟自治爲然也雖論古聖亦然於博施濟衆則曰堯舜猶病於修己以安百姓則又曰堯舜猶病然則不自以爲及乃聖人之所以爲聖人也若曰子貢之言幾於仁而進乎恕故夫子斥之是不知恕爲行仁之方學者與聖人共之故學

者勉然之恕不可許之以仁豈聖人自然之仁不可謂之爲恕乎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此所謂仁者也此恕之說也能近取譬則夫子教人用力於恕以求仁也近取諸己以譬之人不必博徵諸衆而反求乎己也夫仁至重而至難者也故曰仁以爲己任任之重也死而後已道之遠也如自以爲及是未死而先已聖人之所不許也故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言夫行恕以終其身死而後已不自以爲及者也故有問人之仁於夫子者則皆曰未知蓋曰吾未知其及焉否也而與人言仁則舍恕無其道是故曾

子聞一貫後贊於門人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主讓篇

讓者爭之反也聖人以爲射而後有爭然而升也下也飮也揖讓焉而已矣讓者任之對也聖人固曰仁以爲己任然而子路之任也其言不讓則哂之而已矣故至於當仁雖師猶不讓也而讓存焉故至於射不得謂非爭之所也而讓存焉夫至於能任與所必爭而聖人之教惟主於讓則愼斯以往凡非所當任與非所宜爭者其必出之以讓也可知矣世俗之所必爭者名也爭者曰名足以榮我如之何其必以讓人也然吾見爭而得者不數數然矣其不爭而不得者亦未見其數數然也

如之何其必出於爭也世俗之所尤必爭者貨財也爭者曰人非貨財不生活如之何其必於此而言讓也然爭而得者受惡名不爭而不得者受美名此獨非名也與哉如之何其必以美名讓人也亦可謂不善用其讓矣亦可謂拙於爭名者矣昔吳季子觀周樂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不德者不矜不伐能讓之謂也齊桓公不務脩德九合諸侯而叛亦九國則不能讓之過也春秋時相尚以爭至於戰國晉楚之富誰能及之而竟何有焉若夫閭巷之民不知禮義以不相讓爲能卒亦因而致困者何可勝道也如以利則亦非不讓者之

所能專也而天下之人終古不悟何也

以厚篇

厚之爲德也其至矣乎崑崙墟高萬一千里地載之不知其重也地厚也河水出其東北陬伏流地中禹導而通焉出自積石鑿之疏之不聞地加損者地厚故也是故水之積也不厚則杯爲之膠風之積也不厚則草之弱者加勁物皆然矣人豈不然易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其是之謂乎閒嘗披覽史冊見夫人之獲令名膺遐福者夷考其平生所行無一不出於厚也又上而考其先世其所以處心而示後者亦必無一而不出於厚者也從古以來揆之如一遂數之不能終其物也試

以歐蘇二公之文人人所肄業及之者言之歐公之表瀧岡阡也述其太夫人言崇公之爲吏每治官書見死獄輒廢書而歎曰吾求其生而不得耳太夫人以其心之厚於仁也而卜崇公之有後旣而歐公果昌大也豈非爲善無不報之明效與蘇公之記三槐堂也言王晉公脩德於身責報於天取必於數十年之後而又以魏公父子忠恕仁厚卜王氏之福之未有艾也此所謂天定勝人者也二公之言人皆信之矣厚者之獲報旣章章若是則彼不厚之人天之所以報之者載在史冊可覆覘也豈虛語哉孔子曰觀過知人說者以爲君子常

失於厚也老子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辨廣大而危其身者發人之惡者也爲人臣子毋以有己斯不厚者之戒也夫斯不厚者之戒也夫

貴和篇

學者之持身而涉世也一出於和而已矣和以治己則居之安和以治人則人皆樂之而日遷於善此非以和不和卜休咎之徵也然而其徵正自不爽也是故和氣召祥乖氣取戾自古至今莫不皆然夫人亦皆身受之矣而猶不自知耶今夫君子其律己也嚴其責人也必詳夫豈樂於不和哉亦所積之勢然也雖然我中矣我才矣於其不中不才者貴有以養之也養之以和也如其不和則是於不中不才者而棄之矣夫豈樂於棄之哉亦所積之勢然也君子之學也知其勢之必有所偏

重也豈猶任之哉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夫子誦此詩而歎之曰父母其順矣乎益取其和之能順父母也易言夫妻反目詩言兄弟鬩于牆凡今之人往往於此不能無隱恨焉此豈不由於己之不能和也而致然乎閒嘗觀於天地矣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和同草木萌動若夫月令之行氣不應候厥惟咎徵與君政同則五穀或有晚熟之憂果實或有早成之患此天氣之不和也磽确之鄉詎求豐歲戴極之下所在不毛此地脈之不能通乎天和者也夫天地之行四時而生成乎百物也苟其不和且不能成歲功而

況於人乎故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
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夫聖人之贊化育
而參乎天地也惟在於和而已矣而況於學者乎

大器篇

夫子嘗論管仲之器小矣豈不以有容德乃大而彼槪乎不能容者固其德不足稱哉閒嘗聞夫子之言器矣曰君子之使人也器之夫斗之容十升也筲之容斗二升也器也庾之容十六斗也秉之容十六斛也器也器之者如其器之所能容者而與之則彼能受也若所與餘其所受烏能容之何也器小也子又曰君子不器則是與以斗筲之所受者而受之與以庾秉之所受者又受之浸假而與之以百石亦受之浸假而與之以萬鍾則又受之如川焉衆澮之所歸也如海焉百川之所入

也其器之大也莫能名之也故曰不器也管仲相桓公以霸諸侯有匡天下之功其力能不以兵車而令桓公九合諸侯也有仁天下之功功不可謂不大矣古來之事功大者必有容事功之量堯則天而民無能名蓋堯德如天而卽以天爲其器夫器小者未有不有功而伐者也其功大者其伐益驕塞門反坫越禮犯分以驕其功蓋不能容其事功矣吾於管仲之不知禮而得器小之說矣桓公爵管仲以上卿隆管仲曰仲父其富貴可謂崇高矣古來之享富貴者必有容富貴之量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蓋舜禹之德亦如天亦卽以天爲其器

夫器小者未有不富貴而淫者也其富貴愈顯者其淫益張三歸具官窮奢極侈以張其富蓋不能容其富貴矣吾於管仲之不儉而得器小之說矣

游藝篇

學者之於文終身焉耳矣文在六經曰六藝孔子之教也弟子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而孔子之言學也則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是故游藝者學之終事也夫學之始嘗博學於文矣學固從藝入耳夫學所以志於道也道則目擊而存者也何以必從藝入也蓋當志道時初不知道之在吾目前也而是藝也則載乎道統乎德而藏乎仁者也是故道莫大乎堯舜堯舜之道約言之可一言而盡也曰孝弟而已而所以孝弟者則非一言之所可盡也載之於藝也道莫備於夫子夫

子之道約言之可一言而盡也曰忠恕而已而所以忠恕者則非一言之所可盡也載之於藝也道載於藝故必於藝中而得其道得其道然後可以盡倫得其道然後可以盡職盡倫盡職則德脩於身而可以據於德矣倫無不盡職無不盡則仁全於心而可以依於仁矣夫德之能據也仁之能依也皆於藝乎得之而德則欲其始終能據也仁則欲其始終能依也是不可不有以養之也於藝乎得之者還當於藝乎養之游藝者所以養其所得之道也而且溫故可以知新也資深乃以逢源也故曰游藝者學之終事也抑是藝也豈惟是足乎已

也云爾哉道在我將以兼善天下也通經足用藝者出治之本也道在我將欲傳之其人也博學詳說藝者教人之方也今夫聖人藝之宗也以其從心所欲不踰矩者筆之書是藝之所從出者也然而發憤忘食樂以忘憂猶且好古敏求於藝之中而不知其老之將至也

誠意義述

余言誠意之意非私意之謂乃眞好眞惡之情之發於性者然則意與情無別乎曰非無別也意不能離乎情耳好惡之出於不容已者情也好惡之情動於中而欲有所作爲者意也是故吾好是善而欲爲之吾惡是惡而不使有之是情之見於意者也乃好之而不盡其眞好之情惡之而不盡其眞惡之情是雖好惡之情已動其爲善拒惡之意而好惡之量有所未盡則不能充實其爲善拒惡之意以無負其出於不容已之情是之謂不誠其意好好色者情也試進而察其好之之意初未

見其有絲毫不好者意之誠也惡惡臭者情也試徐而察其惡之之意亦未見其有絲毫不惡者意之誠也發於情之好惡是眞好眞惡也發於情而卽欲好之惡之是其意已自知其當好當惡也而乃不能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是知其當然而忽不然也當然而不然欺之也自知其當然而乃不然自欺之也毋自欺者知其當然而卽無絲毫之不然是能充實其爲善拒惡之意而能不負其出於不容已之情夫是之謂誠其意也孔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好仁惡不仁情之發

而見於意者也無以尚不使加誠其意者也卽所謂如惡惡臭如好好色也故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聖人之所未見則誠意之難也誠意之所以如此其難者在不知愼獨也是故非禮之接於視聽言動者每爲人之所不見此獨之引吾意者也四勿之功則愼之以誠其意也以己所不欲者而施諸人其設心亦以爲人所不見耳此亦獨之淆吾意者也勿施之功則愼之以誠其意也凡皆所謂如惡惡臭以毋自欺也吾故曰獨者內外相交之際而愼則專在內者也如謂意之在內者謂之獨謂之隱微謂

之人所不見而兢兢然治之此所謂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也此所謂不動而敬不言而信也此合心意兼修齊治平而無適不然者也

說者只爲誠意工夫是致知之後正心之前夾縫中事故必說在發念之初方能不侵界限不知此意也以一事言則一事之始終該之故意之發端在一念而誠意之功則非一念之可畢也小註云自欺有四樣一掩覆於外一苟且自慢一有爲而爲一始勤終怠此說得最精此皆不是專主起念時言傳者明說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二事皆指始終如一言不誠意者其好惡不能

如此二事之始終如一也蓋好者好己之爲善惡者惡己之或有惡好字易說惡字難說子曰惡不仁者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此說惡字最精妙此之好惡其初念本誠也發念之後或有小註四様之欺來乘之意乃不誠矣誠其意者不使有四様自欺也若發念之初卽起惡念此非傳者之所謂意也卽未致知之人與爲不善之小人當此起念時亦必以爲不當爲亦必有惡之之意此方是傳者所謂意也但彼未致知而又甘於自棄則旋有旋滅然其不誠也亦不得謂之非自欺也若致知之後設有一念之不善其惡之之意殆有

甚焉誠之者誠此意也此之不能如惡惡臭此之謂自欺焉耳矣

致知誠意正心脩身界限有四段然致之誠之正之脩之其工夫不能截然分作四候如誠意之功以一事言則貫乎其事之始終以一身言則貫乎終身孔子所謂好仁者無以尚此意之最大者也當其致知時旣知仁爲己任死而後已矣此時便有好仁之意日日好之事事好之所謂誠也心卽由此而正矣身卽由此而修矣其誠意之功未嘗間斷也乃中道而廢未死先已此其好之不能如好好色之始終如一雖正心修身後猶是

不誠其意也孔子所謂惡不仁者不使不仁加乎其身此亦意之最大者也當其致知時既知爲仁之不可違於終食之閒矣此時便有惡不仁之意日日惡之事事惡之所謂誠也心即由此絕乎不仁而正矣身即由此絕乎不仁而脩矣其誠意之功未嘗閒斷也乃見異而遷違於終食此其惡之不能如惡惡臭之始終如一雖正心脩身後猶是不誠其意也

誠意者之惡惡也非專指惡已有之而後去之務盡之謂也謂不使絲豪之惡有以乘於吾之身也故曰夫子言惡不仁者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說惡字

最精妙也若不善乘於吾身此所謂惡念也不可誤認為吾欲誠之意其治之之功謂之去惡謂之改過亦不得以誠意二字統言之而此去惡改過之皇皇焉不容緩者此之謂惡惡之意也此之謂內自訟也此之謂獨之當慎者也此之謂毋自欺以誠其意也

余言慎獨總要在耳目口鼻四肢之視聽言動上見官骸之所接有合禮非禮之殊此時正好施功處今試以惡惡臭一事言之吾之惡之也雖猝値之而幾於不能避然卒無有肯受之者何也其惡之意誠也夫天下之可惡如此惡臭者多矣今卽以好色例之色雖好而視

之卽爲非禮之視由君子觀之其爲可惡何異於惡臭而人之見之者往往不能不視之也此其惡之之意不能如惡惡臭之誠也此卽獨之不愼也今又試以好好色一事言之吾之好之也雖發乎情而未嘗不止乎禮然卒無有不以爲美者何也其好之之意誠也夫天下之可好如此好色者多矣今卽以惡臭例之其難受也一如乎惡臭而避之卽受不韙之名由君子觀之其爲不當避也何異於好色之可好而人之過之者往往不能弗避也此其好之之意不能如好好色之誠也此卽獨之不愼也吾故曰獨者內外相交之際而愼則專在內

者也

中庸以隱微二字言獨字最精妙隱爲黑暗之地非無其處而視之不能見也微爲細小之物未嘗不可見而見之不能顯也此眞如視聽言動之接於吾而吾欲視之聽之言之動之之時也此時心中即以禮權之如其非禮則勿視聽言動也此愼獨之事也

內省不疚如曾子之三省其不疚者皆指已之行事也蓋行事不疚乃吾之志即好善惡惡之意也好惡之不誠以自欺其意是見惡於其志矣能於內外相交之際斷乎不蹈於非禮則是於人之所不見時而能愼獨以

無惡於志矣
誠意爲明明德之要而必先之以致知知非空致在於
格物物者何意身心家國天下也麗於身者有五事接
於身者有五倫皆物之宜格焉者也格者舉其物而欲
貫通乎其理致知者能貫通乎物之理矣而於是誠意
使吾造意之時務不違乎物之理而因之正心使吾心
常宅乎物之理而因之脩身使萬物皆備之身始終無
愧怍乎其物而馴致乎家之齊國之治天下之平亦惟
不外乎順物之情盡物之性使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所
而大學之能事畢矣

孟子謂心之官則思先立乎其大者蓋謂心能主乎耳目非離乎耳目之官而專致力於思然則所謂先立其大者舍視聽言動無下手處也不知循物寂守其心此異學之所以岐也吾學則不然愼獨者愼其意之接於物吾於物之所不當爲者而斷乎其不爲此吾於致知之後志之定於其先而立乎其大者而至於耳目交物之時而果能造不爲之意此之謂無惡於志此之謂愼獨獨者對人所不見而言非已亦不見也豈惟已一人能見之而已也卽如與人共謀一事其與人共謀之時卽已造意之時與此一人共見卽爲衆人之所不見此

之謂獨此之不可不慎獨以誠其意也如王密懷金以遺楊震密固曰莫夜無知者是兩人相對爲人之所不見也此此時密與震各皆造意密不能誠其惡惡之意是密不慎其獨也震能誠其惡惡之意是震之慎其獨也然則密此此時爲不能自慊而成其爲自欺震此時豈不自慊哉豈非無自欺哉總之吾學先格物內而意也心也外而身也皆物也極之而至於家國天下無非物也益無須臾之頃而不循乎物者也舍物而言慎獨自以爲吾非寂守安必其不流入於寂守而不自知乎

今之言學者動曰去私去蔽余以爲道問學其第一義

不在去私致知之第一義亦非去蔽蓋本不知者非有物以蔽之本未行者非必有所私也若五金然其性有光能鑑物是明德也鑠之煎之鍛之範之鑪之厲之是明明德也鑑受塵則拭之有垢則磨之是去蔽去私之事也是故崇德明明德之事也道問學以尊德性所以明明德也脩慝去蔽去私之謂也誠意者崇德脩慝兼而有之者也好善惡不善非脩慝也毋自欺亦非脩慝也自欺則慝也反其不誠以幾於誠是之謂脩慝也問學之事崇德一大端大之大者也脩慝亦一大端所以輔其崇德大之次者也今之言學者但知脩慝爲大端

認脩慝爲即以崇德其根由於不知性善之精義遂以未治之身爲叢尤集愆之身雖亦頗疑於性善及其著於錄也不能不與荀子性惡篇相爲表裏此說之所以不能無岐也

崇德脩慝兩事也徙義改過兩事也存誠閑邪兩事也聖人每對舉言之以示人至於言脩治之功則又往往不舉其然者而偏舉其不然者爲夫人之不崇德者慝先主之不徙義者過先集之不存誠者邪先陷之故鍼砭之術治病之道也豈無病之人而可不知養生之說乎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則誠意莫如赤子而赤子非能格物以致其知者也此可以見人性之善而吾人之學必先於格物以致知者何也盖以意誠誠矣意之誠誠如赤子之无妄矣而卒不得謂之爲明明德者也明明德者無所不知之誠赤子之誠一無所知之誠也故赤子之誠雖與聖人之誠通一無二而赤子之爲赤子則不必其皆能爲聖人然即使赤子中有生而能爲聖人者亦必不能不格物致知而徒恃其一無所知之誠以造乎其極也此吾夫子所以終其身於格物致知而至於七十乃自信其從心所欲不踰矩也

此古昔聖人所以緣人情以制禮而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所以必待其人而後行者待此格物以致其知之人乃能於獨見獨爲之時愼之又愼以造其意而誠之而於是乎能行此禮也此之謂明明德而大異乎赤子一無所知之誠矣

孟子盡其心章余謂盡心內該得幾許行卽中庸之盡性亦卽中庸之自成盡性該盡人物之性自成該成物仁知合德時措咸宜是之謂盡心存心是盡心無間斷殀壽俟命是盡心始終不間斷截然判開首節是知似未盡其蘊乃撰次而述之曰心者身之主也萬物備於

吾之身物則卽具於吾之心而以爲吾之性如是而心
可不盡乎曷爲而可謂之盡其心也由盡己之性而充
極之至於盡人之性盡物之性而心盡矣是非先有以
知其性不能也曷知乎爾格物以致其知斯能窮盡物
則以知其心所具之性而因以盡其心然則盡其心者
知其性也夫是性也天之分與我者也性不異乎天而
天豈異乎性知性知天非二事亦無二時也知其性則
知天矣夫然而心可不存乎不存則放夫然而性可不
養乎不養則戕父母生我以身而不毀傷其身者能事
親者也天分我以心與性而能不放之不戕之也非所

以事天乎故苟能存其心而養其性也則必其明物察倫以致其知者旣詳且盡而見之於行也必能居仁由義以盡其道而其功之盛必將有以馴致夫參天地贊化育之能任則至重也道則至遠也死而後已者也夫然後天之所以與我以爲性而具於心者是我所受之命而殀壽不貳脩身以俟之矣豈非所以立命乎

好惡者情也情之見於事爲而吾心經營之者意也有好善惡惡之情卽有爲善拒惡之意是意乃依乎本然之情而順乎其所致之知者也無何爲善者變而爲惡拒惡者變而拒善是反其初意矣誠之者務實其初意

而不使之變也

孟子以情驗性總就下愚不移者指出其情以曉人如言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爲仁義禮智之端謂人皆有之者下愚不移者亦有也故乍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正謂下愚不移者皆如此也故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乃若者轉語也卽從下文若夫字生根其情者下愚不移者之情卽下文爲不善者之情也曰可以爲善者可不可未可知之辭然而未嘗不可以爲善也若夫爲不善乃其後之變態非其情動之初本然之才便如此也性善之義至孟子言之乃眞透根之論

即今日當下人人可自驗人人可自信其性之無不善也

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此章專論習也。習與性對言。性自性。習自習。習相遠。愈見性之相近也。習之相遠也。遠於知愚之相移也。性之相近也。愚者之性。未嘗遠於知者也。蓋稟氣受質而成人之形。其心即具人之性。人與物異。故性無不善也。而不能無知愚之殊者。以氣質不能不分高下厚薄。因而知覺不能不分等差。其上焉者知也。等而漸下。則不知而愚矣。愚非無其知也。彼其知而不達。則愚。知愚之知。即三達德之知。其知即根

於性中仁義禮知之知。本無二知。何獨至於愚者而無之。蓋知者從性中直達而出。愚者則鬱而不能直達者也。故知愚雖分。而性未始不相近。相近云者。弗無其善之云也。然知覺既有知愚之殊。而薰習復有邪正之異。於是知者習於善。則愈遠於愚。即愚者習於善。亦可遠於其本然之愚。若知者習於惡。則可遠於其本然之知。而愚者習於惡。則愈遠於知。知有等差。習而移之。上達焉。可至於上知。愚亦有等差。習而移之。下達焉。可至於下愚。移而知者。性達而性之善見。移而愚者。性不達而性之善不見。夫豈性有不善哉。不見其善而已矣。然則

相遠者因習而移其知愚非移其相近之性也知愚毋因於習之所移見人不可不謹所習而不得以此界性也惟夫生而上知之人知覺獨異雖與不善者相習不能移而轉之乎愚其本非上知而移而至於上知者亦若是則已矣而生而下愚之人知覺極庸雖與善者相習亦不能移而轉之乎知其本非下愚而移而至於下愚者亦若是則已矣其不移者非其性之善本有加於人本有損於人也其移焉者非其性之善忽有加於人忽有損於人也夫性未有不相近者也何以知其然也仁義禮知之性其端見於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者

雖下愚之人未嘗不皆有也由是言之孟子性善之說以情驗性之指正孔子性相近之義疏矣

情其善之自然而發者也才其能求本然之善而無不得者也性善故情善而才亦善也孟子旣以情驗性矣而其言爲不善也則曰非其才之罪也又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譬之水以氣見也淸則其性也其流湧出而人無不覩其淸者情也撓之不已泥沙淆之則濁矣氣爲習累也所謂舍則失之不能盡其才也澄之不撓又復淸也性不可累也所謂求則得之能盡其才也譬之鏡以質呈也明

則其性也。磨之生光，而人無不睹其明者，情也。久不拂拭，塵垢掩之則暗矣，質爲習累也。所謂舍則失之，不能盡其才也。去其塵垢，又復明也，性不可累也。所謂求則得之，能盡其才也。夫安得以其爲不善而罪才乎。

天分以與人而限之於天者謂之命，人受天之所命而成之於己者謂之性。此限於天而成於己者，及其見之事爲，則又有無過無不及之分以爲之則，是則也。以德之極地言之，謂之中庸；以聖人本諸人之四德之性，緣於人情而制以與人遵守者言之，謂之威儀之禮。蓋即其限於天成於己者之所不待學而可知，不待習而可

能者也亦卽其限於天成於己者之所學焉而愈知習焉而愈能者也是之謂性善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釋之曰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增必字也字故字而性善之義見矣性命二字必合言之而治性之學斯備五官百骸五常百行無物無則性命相通合一於則性乃治矣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謂我之口而嗜乎味我之目而美乎色我之耳而悅乎聲我之鼻而知乎臭我之四肢而樂乎安佚其必欲遂者與生俱

生之性也其不能必遂者命之限於天者也五者吾體之小者也遂己所成之性恒易而順天所限之命恒難性易遂則必過乎其則命難順則不能使不過乎其則治性之道以不過乎則爲斷節之以命而不畏其難順斯不過乎其則矣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謂以吾心之仁而施於父子以吾心之義而施於君臣以吾心之禮而施於賓主以吾心之智而施於賢者以吾心所具聖人之德而與天道相貫通其必欲遂者與生俱生之性也其不能必遂者命之

限於天者也五者吾體之大者也遂已所成之性恒難而順天所限之命恒易性難遂則必不及乎則命易順則姑任其不及乎則治性之道以必及乎則爲斷勉之以性而不畏其難遂斯必及乎其則矣